

戴望舒在《灰姑娘》中，介绍女主角得名的缘由时说：“当她做完了她的事，便置身于烟囱角边，坐在灰烬上，因此家里人都称她做‘煨灶猫’。”突发奇想用了“煨灶猫”这样的方言俚语，并在后文中屡屡出现，虽然并不忠实于原文，可经过这样的加工改造，却平添了活泼新鲜的意趣。

赵景深写过一篇《安徒生的玻璃鞋》(载1929年《文学周报》第七卷)，讥讽百星大戏院在电影《玻璃鞋》上映前所刊登的广告，竟然大肆宣传原作《灰姑娘》是所谓“德国文学家的杰作，童话大家安徒生的名著”，非但张冠李戴搞错了作者，就连无缘无故卷入其中的安徒生也莫名其妙被篡改了国籍，“不知安徒生在泉下当作何感想，怕不左右做人难也”。然而仔细追究其原委，恐怕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戏院。以“玻璃鞋”之名译介这个故事的，始见于孙毓修主编的《童话》丛书第一集第十四编(商务印书馆，1912年)。但孙氏并未交代所依据的底本，很可能“是取材于故事读本，而不是取材于专书”(赵景深《孙毓修童话的来源》，载1928年《大江月刊》十一月号)，内容也多有删略改窜。在西方童话的译介工作方兴未艾之际，人们对其来历渊源确实多存隔膜。戏院方面未予细察，实属情有可原，倒也不必过分苛责。好在此后围绕这则童话的翻译和研究不断出现，读者们对灰姑娘日渐熟悉，再也不会闹出类似的笑话了。

### 佩罗版灰姑娘的翻译

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，留存了各种在细节上多有出入的版本。近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，收录在法国作家佩罗编著的《鹅妈妈故事



杨焄

## 曾被译成『煨灶猫』的灰姑娘

集中。孙毓修编译的《玻璃鞋》有不少自出机杼的改编，已经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了，但就主要内容而言，与佩罗版灰姑娘故事最为相似。孙氏大胆尝试用白话来叙述，显得颇为与众不同，可惜态度极其敷衍随意，不少情节都因为前后失据而多有龃龉。所以没过多久，就招致周作人的严厉批评。周氏在《童话略论》(载1913年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》第一卷第八册)中说：“《玻璃鞋》者，通称《灰娘》(Cinderella)。其事皆根于上古礼俗，颇耐探讨。今所通用，以法Perrault所述本为最佳。华译删易过多，致失其意。如瓜车鼠马，托之梦，老婆亦突然而来，线索不接。执鞋求妇，不与失履相应，则后之适合为无



保加利亚画家帕斯金(Jules Pascin)的《灰姑娘的马车》(1929年) 藏美国盖蒂博物馆

因，殊病支离也。”未曾点名道姓的“华译”即孙氏译本，对其草率行事显然非常不满。除了情节多有疏漏，孙毓修还喜欢越俎代庖地发表意见。一提到王子举办舞会，他就按捺不住来了一通洋洋洒洒的议论，一方面指出“舞蹈之事，我们上古尧舜之时便已有了”，“诸君高兴起来手要乱动，脚要乱跳，人皆说你快活得手舞足蹈，即此便是舞蹈的见端”，另一方面又强调“现在说的跳舞，原是外国风俗，花样甚多，一言难尽。外国人盛行此事，一是寻些快活，二是做个男子和女子相交的礼节，或者从此定了婚的也是有的”，还不厌其烦地补充道“有专门学堂教人舞蹈之法，学过数年，方能合拍”。这些漫无边际的即兴品评，只会令读者感到枝蔓芜杂。因此张谷若回忆儿时翻览的《玻璃鞋》等童话，虽盛赞“这许多美丽故事的一切人物，都是我日思夜梦中的良友好伴”(《关于我自己(一)》，载1928年2月26日《申报》)，可是对孙氏“喜欢附加案语”，“大发其议论”(《玻璃鞋》，载1926年12月23日《申报》)，依然多有怨言。当然，尽管其编译多有疏漏，还是能引领风气之先。对此周作人也不得不承认：“中国童话，未经蒐集，今所有者，出于传译，有《大拇指》及《玻璃鞋》二种为佳，以其系纯正童话。”提到的这两部作品都来自孙毓修主编的《童话》丛书。在近代儿童文学尚处于筚路蓝缕的时候，他确实有导夫先路之功。

孙毓修的《玻璃鞋》并未如实呈现佩罗版的原貌，这个缺憾在十余年后终于由戴望舒来加以弥补。他完整地翻译了《鹅妈妈的故事》(开明书店，1928年)，在《序引》里对这些作品赞不绝口，说它们“都是些流行于儿童口中的古传说，并不是贝洛尔的聪明的创作；他不过利

用他轻情动人的笔致把它们写成文学，替它们添了不少的神韵”。尽管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但除了极个别地方略显生涩，其译笔还是相当流畅生动的。比如在《灰姑娘》中，介绍女主角得名的缘由时说：“当她做完了她的事，便置身于烟囱角边，坐在灰烬上，因此家里人都称她做‘煨灶猫’。那第二个女儿，没有像她大姊姊那样粗野，只称她做‘灰姑娘’。”突发奇想用了“煨灶猫”这样的方言俚语，并在后文中屡屡出现，虽然并不忠实于原文，可经过这样的加工改造，却平添了活泼新鲜的意趣。后来一些比较严谨的译本，将此处译为“家里人，尤其是继母带来的两个姐姐，总是讥笑她，说她像个灰人，喜欢开玩笑的二姐干脆给她起了个外号，叫她‘灰姑娘’”(董天琦译《佩罗童话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1年)，就不免太过拘谨而缺乏神采。类似的例子在戴译本里还有不少，如提到那六个由壁虎变成的跟班：“他们的衣服用花边镶着，好像是一晌过着这种生活似的。”讲到大姐对灰姑娘的呵斥：“拿衫子借给你一个像你这样的煨灶猫！我一定真个发疯了！”都令人感到绘声绘色，增添了作品的鲜活灵动。即便是些细枝末节，看来他也认真琢磨过。比如提及大姐的姓名，取法文谐音译作“杰浮德”，就很能引导读者循名而责实。可惜戴望舒去世后，其译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55年改版重印，虽然补正了译文中的一些疏漏，但编辑大概是为了遵守所谓的“规范”，自作主张地把“一晌”改成“一向”，用“真是”替换“一定真个”，引人遐想的“杰浮德”更是成了平庸无奇的“夏洛特”，实在有点得不偿失。

戴译本在后来颇受欢迎，屡屡付梓重印，在流传推广的时候，这篇《灰姑娘》也格外受

到青睐。开明书店拟定过一则戴译《鹅妈妈的故事》第六版的广告(载1935年1月18日《申报》)，称佩罗凭借此书使得“他的童话作家的大名，便因此而成了不朽”，尤其标举“内中《灰姑娘》一篇，流入英国，便把本来流行于英国的民间故事《猫皮》毁灭无闻，由此可见本书之魔力了”。提到的那篇英国童话《猫皮》，内容与《灰姑娘》相仿，同样是妇孺皆知的作品。而出版方大肆渲染，认为《灰姑娘》已经反客为主，后来居上。以此篇作为佩罗童话的代表，足见其早已为读者所熟知。

韦丛芜稍后也翻译过佩罗(韦氏译作“贝罗”)的这部童话集(只有《小红帽》未译出)，并取其中的《睡美人》作为书名(北新书局，1929)。长期在北京求学和工作的韦丛芜，其译文风格与一直在上海生活的戴望舒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，从他为此篇所取的题名“灰妞儿”便可见一斑。同样讲述女主角遭受歧视，韦氏译作“她们通常都叫她灰丫头；但是较小的妹妹，不像她姊姊那么酷虐，叫她作灰妞儿”，“丫头”和“妞儿”无疑都源自他所熟悉的北方方言。然而在后文中，他提到大姐嘲笑灰姑娘是“肮脏的煤丫头”，并说第二晚的舞会，“煤妮也去了”，不知为什么忽然改变了称呼。兴许是担心反复使用同一称谓容易使读者生厌，可是上下文全无交代，终究不免令人感到突兀。韦丛芜与其兄韦素园早年深得鲁迅的赏识，在其引导下组织未名社，接手编印《未名丛刊》，收入不少社员的翻译作品。其中一位社员李季野回忆过鲁迅当年悉心给予指导的情景：“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，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，总用小纸条夹记，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。”(《鲁迅先生与未名